

民國二十五年仲秋
民國二十七年春季
初版
六版

大字
足本

滴水珠全傳

昆明市正義路壹佰伍拾號

雲南鑫文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 出版

大字
足本
滴水珠全傳

昆明市正義路壹佰伍拾號

雲南鑫文書局印行

趙瓊瑤

使女

古成璧

趙秉蘭

田氏

小廝



新刻滴水珠全本

盤古分天開混沌
 神農嘗葯留世上
 桀寵妹喜把國喪
 渭水河邊把賢訪
 孔聖列國長來往
 六國歸秦始皇喪
 酒毒平帝是王莽
 聖帝五關斬六將
 隋煬無道死亂棒
 柴王澶州把位讓
 說起宋朝包丞相
 滴血成珠苦情況
 話說四川省保寧府巴州東門城外有一富豪姓趙名來提上說到下面細推詳
 蘭劉氏染病身亡又娶岳氏生一子名秉桂二子長成秉蘭是武舉秉桂是縣學生
 員外歸山死後岳氏繼亡秉蘭圖產害命那年正月十五秉桂之妻田氏引着七歲
 兒子名良英十四歲的女兒名瓊瑤回娘家去了秉蘭長子名良金次子名良玉那

天皇地皇與人皇
 軒轅黃帝製衣裳
 一統山河歸成湯
 鳳鳴岐山鳥呈祥
 三千徒眾講文章
 楚漢相爭擺戰場
 劉秀十二走南陽
 三請諸葛卧龍崗
 白虎將軍三投唐
 河西出了趙玄郎
 鉄面無私保宋王
 說來紙短話又長
 慢慢將名來提上
 一段古文對君講
 存孝打虎太原喪
 八虎曾把幽州闖
 一統山河司馬掌
 呂布刺死董丞相
 九里山前打一仗
 獲麟絕筆歸函丈
 平王東遷遂不旺
 挖心死了比干相
 堯帝歷山把賢訪
 女媧煉石補天上
 伏義不圖定四方
 禹王鎔銅分九江
 西岐出了周文王
 五霸諸侯各逞強
 孟子去見梁惠王
 逼死霸王在烏江
 桃園結義劉關張
 東西兩晉宋齊梁
 反了水手王彥章
 十二寡婦逞剛強
 千載人間也淒涼

滴水珠全傳

二

晚正是元宵。秉蘭父子三人。用麻藥放在酒內。將秉桂灌醉。用鉄尺迎心打死。良金
 將秉桂搯上望春樓。從空拋下。落在階沿石上。可憐腦殼磕爛。身死。父子三人假說
 秉桂酒醉上樓看燈。失足墜樓。磕死。命人報與田氏母子。三人魂不附體。奔回家來。
 已入小殮。正是靈紙染紅。妻子血棺材撞破。女兒頭母女大哭一場。
 田氏哭得喉嚨破。口裡哀哀叫丈夫。快刀劈破連理樹。
 昨日蛛蝶花前舞。今朝琴瑟不相和。夫妻似鳥同林處。
 一根紅絲牽綉幙。想起結髮泪滂沱。我的爹娘命孤苦。
 自小與奴選門戶。聽說冤家會讀書。姻緣本是前生注。
 一心要登青雲路。金榜題名滿皇都。身在洪門初進步。
 奴的父親身亡故。冤家披麻送山坡。奴的兄弟性粗鹵。
 因為大鬧保寧府。官兵捉拿音信無。為妻還有六旬母。
 奴想半子有靠處。誰知老來命不如。妻子昨日去看母。
 說你心跳穩不住。叫我拜上老外婆。那知冤家有此故。
 夫呀就該房中卧。你要上樓做甚麼。可憐腦殼都磕破。
 酒醉就該房中卧。閻王要命太糊塗。妻子今朝斷了路。
 好人沒得好結果。真个生死兩別離。一十四歲瓊瑤女。
 田氏娘子哭斷氣。丟下母女好慘恹。昨日歡容并笑語。
 哭聲參參早死去。三魂渺渺阻歸期。元宵花燈有何趣。
 睡在棺內永不起。

可憐牙巴都磕碎
 丟下孤兒并獨女
 爹爹死得不滿意
 却說秉蘭父子三人謀死秉桂那晚元宵家中人眷盡行出外遊玩看燈去了只有
 厨下一个李婆頭疼在睡起來暗地看見父子行兇唬得魂不附体仍然悄悄去睡
 不敢亂言田氏母子以為樓高失足原是常事也不猜疑到了十八日封了棺停在
 偏室中秉蘭父子定定心心慢慢擺布七歲孩子那是吹灰之力不在話下
 可憐秉桂喪了命
 閻羅天子心不忍
 冤魂飄飄回原郡
 珠泪汪汪往下滾
 田氏娘子開言問
 一去几天無踪影
 女兒為你泪滾滾
 牙床孤枕半邊冷
 爹爹一去無音信
 女兒又是菜子命
 爹爹在家把兒訓
 腦殼一團沒得皮
 姐弟怎樣度終期
 望斷白雲日落西
 口中斷了三寸氣
 七歲良英小兄弟
 父死母子誰不氣
 不言不語面朝西
 陰曹地府不甘心
 無罪不收枉死城
 正值照樓打三更
 呼喚南柯夢裡人
 尊聲秀才你回程
 望斷肝腸不見人
 良英天天哭父親
 看你忍心不忍心
 兒在綉樓懶提針
 枉費爹爹教五經
 從今不要離家門
 本來陽壽還未盡
 陰陽兩隔難爭勝
 田氏母子身安寢
 母女夢中忙答應
 與君恩愛同衾枕
 你去怎不說个信
 妻子望夫想成病
 田氏哭得咽喉哽
 兄弟年小誰照應
 做得文章誰改正
 母女哭得泪滾滾
 遇着圖產害命人
 要尋伸冤報仇人
 秉桂走進卧房門
 一家骨肉好苦情
 如何丟妻打單身
 害及妻子好傷情
 可憐眼泪泡飯吞
 瓊瑤女兒泪長傾
 母親長夜伴寒燈
 詩文不通韻難成
 哭得秀才不忍心

叫聲妻來咽喉哽
 陰陽已經來隔定
 元宵佳節把酒飲
 把我咽喉來勒定
 可令人死心不盡
 父子做得好干淨
 因此今晚回原郡
 他們要把根除盡
 母女搬去身安穩
 母女牢牢來記緊
 一交跌倒來惊醒
 却說母女醒來說道
 假說秀才每夜回來
 他們在家識破机閑
 與他們母女煮飯那
 氏搬去安排停妥將
 進巴州做起呈詞就
 告的生死不明案

叫聲女兒泪長傾
 我是黃泉路上人
 酒放麻葯難開口
 當胸鉄尺打落心
 平空丟我地埃塵
 你們母子怎知情
 對你母女說真情
 緊防七歲小姣生
 家中不可久住停
 我要回歸枉死城
 母女交談好傷情

今夜相逢非真个
 伯父圖產害我命
 醉倒昏昏人不醒
 打死怕人來談論
 說我酒醉脚不穩
 我在陰司難消恨
 妻報夫仇是本分
 南庄祠堂甚清淨
 傷心話長難表盡
 田氏聽得忙拉定

夢裡團圓是假情
 父子三人起毒心
 父子三人下無情
 良金措我把樓登
 跌下高樓命歸陰
 天大冤仇無人伸
 女伸父冤有孝名
 我死無人教學生
 照樓五更金雞鳴
 瓊瑤上前扭衣衿

却說母女醒來說道
 假說秀才每夜回來
 他們在家識破机閑
 與他們母女煮飯那
 氏搬去安排停妥將
 進巴州做起呈詞就
 告的生死不明案

圖產害命趙東蘭
 父子三人圖家產
 謀死兄弟喪黃泉

太爺接了呈詞看
太爺即忙傳書東
武舉接帖從頭看
即忙就把衣帽換
武舉一旁開言講
你的家財几萬貫
田氏母女告下案
本州明日要詳驗
怕的臨時來傷臉
臉上好似胭脂染
田氏莫非會屈算
雙膝連忙跪下面
歡飲一台把席散
父母明日來詳驗
父子商量說一遍
次日太爺去詳驗
只說跌在階沿坎
渾身毒傷無半點

兄謀弟來理不端
去請武舉趙秉蘭
心中躊躇二三番
隨着公差到衙前
父母呼喚為那端
就該忠厚把家傳
身死不明一大篇
人命關天非等閒
特請大駕問一言
頭上冷汗如湧泉
瓊瑤莫非是神仙
尊聲父母要恩寬
望春樓上把燈觀
不到之處望海涵
就把銀子送三千
脏官得銀忘了天
磕破腦殼命歸天
母女何必聽讒言

提筆批准候詳驗
公差下帖不遲慢
太爺請我為那件
接進川堂把禮見
太爺回言無別件
如何貪心太無厭
告你父子圖家產
若有傷形大不便
武舉聞言唬破胆
元宵之事無人見
驗出傷情不好看
十五元宵擺家宴
兄弟帶酒手足軟
深施一礼來告便
刑房作作都打幹
刑房作作口都軟
太爺就把田氏勸
論起法律罪不淺

田氏母子轉回還
將身來到趙府前
莫非與俺借銀錢
分賓坐下叙溫寒
有事領教在駕前
謀死兄弟為那端
謀他丈夫要伸冤
朝廷王法甚森嚴
三魂渺渺飛半天
如何走漏巧机閑
父子三人性命懸
弟兄叔姪慶華年
跌下高樓命歸天
辭別太爺轉家園
滿堂衙役盡皆沾
打傷不肯報上單
你夫墜樓喪黃泉
誣控開棺非等閒

念你夫死未見面

凡事看丈夫面

家中命人送柴炭

本待尸厥來爭辯

太爺回去不必講

太爺得銀不詳案

話說田氏母女就去告

道台批准仰閩中通江

子一來官官相衛二來

寔不甘來在城都省按

金仍照原單詳上氣得

田氏女只哭得咽喉氣

我指望與丈夫報削含

告上司几次裡都是原

奴為夫當盡了首飾釵

奴的夫你夾着不明不

瓊瑤女在一旁珠泪不

我爹爹教女兒青燈書

心懷疑猜事可原

撫子成人分家園

有不到處許告官

說破喉嚨是枉然

且把田氏表一番

保寧府內控貪官

批下來仰巴州詳奪

這巴州的太爺姓趙

名文炳是趙苟欽的

姪子三員詳驗

又用了手脚三員去

驗仍照原單詳上

田氏母女情

淚滾滾口兒裡只怨

老天趙秉蘭憑他的

銀錢打幹

你叫我女流輩何處

伸冤

千萬事我念在夫妻

情面

你的丈夫死得慘

母女仍就南庄住

田氏聽得把頭點

回在南庄慢打點

母子三人回庄轉

高僧超荐送上山

免得在家惹猜嫌

明知貪官得了錢

古言天上還有天

收拾路費與盤纏

可伶是奴的夫死得

傷慘

天不幸遇着了一派

貪官

家庭中止不少三

餐茶飯

我母女捨下臉不顧

羞慚

田氏女只哭得泪流

滿面

縱哭得肝腸斷也是

枉然

前輩的祖宗們克勤

克儉

家庭中止不少三

餐茶飯

我母女捨下臉不顧

羞慚

田氏女只哭得泪流

滿面

縱哭得肝腸斷也是

枉然

前輩的祖宗們克勤

克儉

與兒孫置下了萬貫家園
 事臨頭顧不得拋頭露面
 他也曾煉頑石補過青天
 孟姜女送寒衣夫妻情念
 刺梁吉他也曾報父仇冤
 母女們且消停慢慢打探
 他一心與秀才報雪沉冤
 只聽得半空中雷公閃電
 這夜雨無宿店那處遮攔
 却說母女們住的祠堂離大路邊祇有半里之遙因有兩個少年帶个包袱在庄門外躲雨不料此雨越下越大至晚不住田氏叫岳在仁問其原由乃河南的秀才名古成璧帶个書童伏侍他父親現任東鄉縣他在任上來要回去辞母上省赴科場坐轎到巴州見天色尚早意欲步行二十里不料中途遭此大雨田氏聞之心中不忍叫岳在仁請他在書房安宿一宵隨茶便飯招待二人秀才承情不了成璧見桌案上書本內夾放詞稿問其來歷此狀乃是瓊瑤做的遂要請田氏出來相見
 田氏出來把礼見
 祖遺家財几萬貫
 公公中年續絃線
 岳氏婆婆把房填
 生下奴夫名秉桂
 公公過世有几年
 恨伯父貪家財起心不善
 古今來有多少女中大賢
 有娥皇并女英梳妝打扮
 萬里城他也曾哭倒半邊
 做女兒立下志雖死不變
 自有那雲開去現出青天
 七月裡初三日天氣將晚
 落下了冰雹雨大似湯圓
 母女們住祠堂離路不遠
 庄門外來躲雨兩個少年
 雲時間黑暗暗雲霧遮天
 行路人只唬得魂飛魄散
 謀我父這冤仇不共戴天
 女媧氏他也是女流之輩
 他也曾訪大舜歷山耕田
 鄔霞女賣身體不顧羞臉
 不能够把父仇丟在冰山
 母女們哭回庄去開不講
 對着秀才表情由
 尊聲相公來路遠
 不知母女負沉冤
 公公名叫趙如山
 前房婆婆把命短
 單生武舉趙秉蘭

滴水珠全傳

七

婆婆繼亡服未滿
今歲元宵擺夜宴
大伯父子起海念
打死措在樓上面
說夫酒醉眼昏亂
回家已曾小殮過
死鬼陰魂不散
家中不可來住站
要到祠堂來住站
那晚只有他看見
頭次巴州來詳驗
三次告在道台案
依然照住原單驗
照着原單詳上憲
為打官司落貧賤
今晚還是天開眼
書中君子人欣羨
呈詞不好要指點

奴夫守志讀聖賢
家中人眷去街前
葯酒灌醉我夫男
從空拋下地平川
失足跌下喪黃泉
夜衾棺椁甚周全
夢中對我母女言
搬在祠堂好伸冤
搬運柴米與油鹽
暗地偷瞧不敢言
太爺暗地得銀錢
賞准詳驗另委官
母女無奈上四川
母女無奈轉家園
首飾衣服盡當完
仙風吹駕到茅廬
奴家才把家醜言
不知何處有清官

不料大伯心不善
奴引兒女娘家轉
把夫咽喉來勒住
落在沿石頭跌破
命人來把母女喚
只道跌樓死得慘
說道大伯圖家產
母女假說鬼叫喚
李婆隨我來煮飯
母女起下伸冤念
二次保寧候詳案
委了一州並兩縣
省城告在三大憲
左思右想無計算
相公大才藏萬卷
一碗粗茶清淡飯
母女好比喪家犬
念在斯文一服線

要想一口吞家園
去看我母老邁年
手拿銖尺打胸前
父子三人捏巧言
母子含泪轉家園
那知其中有含冤
還要擺佈七歲男
夜夜晚晚身不安
才把從頭對我言
方才細問這根原
批回巴州父母官
批在保寧府堂官
這段冤仇心不甘
回去蟾宮中狀元
相公回家莫笑嫌
不知東北與西南
死鬼感念在九泉

母女能消這口怨
我家河南內鄉縣
我在任上回家轉
路過寶庄遭雨電
聽得二娘苦情講
二娘倘不嫌路遠
開封府內把民管
不論皇王親和眷
田氏聞言把頭點
登山涉水我不怨
此去要過內鄉縣
二娘走在橋上面
二娘怕我有假念
我若盤費多有點
田氏回言稱不敢
相公疎財奴不敢
秀才本是疎財漢
明早臨去素早飯

惟願相公中狀元
父是進士古玉填
來看高堂老邁年
因此投奔在府前
這是一重山海寬
赦省有个包青天
文武聞知心胆寒
犯在他手命難全
我也聞名包龍圖
只是路途少盤纏
我家住在大路邊
一問便知我家園
先在此處丟定錢
相湊几錠好伸冤
奴收此銀理不端
留着坐轎轉回還
田氏不收是枉然
漫漫收拾奔陽關

秀才回言稱不敢
現任東鄉為知縣
二因八月是科選
多感二娘施恩典
看這呈詞多才幹
斷了多少無頭案
他曾領了上方劍
二娘去告這等冤
為夫報仇那怕遠
秀才回言這也淡
一出東門十里遠
回家我對母親講
就把包袱打開看
是我一念不平念
有朝母女過貴縣
官家公子有体面
叫道相公行路倦
田氏說罷抽身轉

難得二娘這般賢
母親表氏在家園
身赴闡場理當然
來在書齋甚吵鬧
怎奈銀錢買動官
鉄面無私非等閒
先斬後奏上金鑾
包管要壞一曹官
不到黃河心不甘
有話二娘記心間
古家橋前白水灘
二娘來時送盤纏
取个白錠圓又圓
二娘收下莫棄嫌
登府拜問老尊年
高坡陡坎步行難
草榻不恭請安眠
秀才回言來吵煩

一夜話文我不講
田氏母女用過飯
去把呈詞翻來着
母女收拾來打點
祖宗神前把燭點
叫聲夫君泪滿面
妻子是你鴛鴦伴
夫呀陰灵同作伴
夫呀陰司要灵驗
你在陰司把酒奠
用手舉杯把酒奠
只為爹爹死得慘
此去河南路途遠
迎請高僧來超荐
拜辭舅公泪滿面
恭喜此去天開眼
口內雖然這樣講
前日相公縣雨講
一个不及二人算

來朝早起是晴天
瓊瑤走進書房間
一錠銀子包中間
安排東京去伸冤
默佑母子早回還
妻子為夫受苦難
要念結髮義如山
一路清吉保平安
一路與你燒紙錢
爹爹陰灵听兒言
母女無處去伸冤
爹爹陰魂附身邊
兒把爹爹送上山
好言安慰說一番
撥開雲霧見青天
心中就如亂箭攢
此人真个是大賢
難中恐有好人怜

秀才起來不遲慢
埋怨自己失打點
慌忙交與母親看
歷書上面把期選
田氏來在灵前面
這口惡氣無處散
孩兒是你香烟後
保佑母子無災難
瓊瑤跪下多傷慘
兒長閨門通經典
因此起了離鄉念
惟願此去天開眼
瑩堂築室記墓表
岳在仁來心中慘
只是路途真个遠
拜辭李婆說一遍
二娘去在內鄉縣
二娘母女把頭點

主意告辭上陽關
呈詞不該放書篇
齊稱秀才是賢良
七月十六登陽關
引着良英化紙錢
母子三人下河南
女兒是你命心肝
妻子與你報含冤
珠泪滾滾落胸前
難忘劬勞大如天
捨死忘生下河南
雪却沉冤轉回還
與父修个大坟園
良言把他母女寬
登山涉水母女難
二娘母女且耐煩
不妨問問古府前
前日之言記得全

此去定然要問探
 岳在仁來送多遠
 遇着轎馬來順便
 母女行至內鄉縣
 對着家人說一遍
 四川巴州這樣遠
 前日小兒回家講
 路上辛苦多勞倦
 田氏娘子回言答
 相公疎財真希罕
 寔主之言難盡講
 却說古成璧年方十六是那
 夫人面許姻親夫人見得瓊瑤端莊俊秀真可作佳兒佳婦見田氏來意真誠不便
 推辭田氏命女兒自寫年庚下了一禮交與夫人夫人甚喜留住几日備銀一百金
 釵一支金環一副金鐲一對以作聘定之禮母女收下拜謝辭別而去到了河南尋
 个落身之處就在趙虎家中住下那趙虎年方十八是双扣馬粮止有一母在堂年
 將五十次日趙虎引他母女攔馬呼冤包文正接了呈詞代田氏回衙問明已經批
 准包爺為斬武宣王皇上旨下罷職為民趙苟欵代理開封府

順路拜訪古府前
 高橋哭別轉回還
 坐半天來走半天
 古家大橋在面前
 迎請母女到堂前
 虧你母女奔河南
 打探二娘真个賢
 寒門寬要任几天
 多感夫人十分賢
 天大恩情記心間
 殷勤款待擺佳筵

離家之言難盡講
 母女行路多傷慘
 一路辛苦我不唱
 路上問人來指點
 袁氏夫人把礼見
 貴客到此馬敢慢
 听說先生死得慘
 小兒場畢回家轉
 前日相公遭雨患
 粗品糙食不好看

母子流泪上陽關
 難行脚小鞋又尖
 看看八月是初三
 母女竟到府門前
 分賓坐下把話言
 何勞多儀費銀錢
 二娘母女要伸冤
 奉送二娘到河南
 粗茶待慢不周全
 夫人笑納休棄嫌

朝中去了包文正
巴州太爺趙文炳
田氏氣得咽喉哽
只想遇着包文正
如今母女回原郡
田氏娘子泪滾滾
只要同兒留下命
一路傷心難表盡
飢冷渴飲不須論
倘若遇着包文正
秉蘭父子得了信
他們母女料不盡
本待暗地去害命
送過柴米去探問
秉蘭假意來相問
別人讒言休要听
一州兩縣同作証
登山涉水離鄉井

萬里江山不太平
就是苟欽姪兒身
望着蒼天泪長傾
與我夫主把冤伸
有何臉面見六親
瓊瑤哭得難轉身
不報仇來不甘心
解差催起不住停
看看回到巴州城
頭上烏紗戴不成
悠悠頂上失三魂
恐怕二次上東京
又怕惹火燒上身
秉蘭假个做人情
開言尊聲二嬭嬭
弄得一家不太平
難道个个有私情
拋頭露面也羞人

田氏母女真苦命
看見呈詞不理論
千山萬水到此奔
誰知今日遇苟欽
老天不把人怜悯
埋怨蒼天短人幸
回家慢慢來打听
走過高山并峻嶺
解子把文來投進
發放母女回原郡
此狀若是來告准
要把瓊瑤來安頓
還須用計才干淨
來到祠堂把門進
此去河南路不近
巴州太爺多清正
該是叔叔大數盡
那有兄來害弟命

偏偏遇着趙苟欽
解回母女巴州城
捨死忘生上東京
空勞母女繞風塵
如何忍得這樣心
枉自母女苦操心
天堂地獄兒願行
行過長路望短亭
太爺接文把舌伸
解差回文轉東京
父子三人有虛驚
田氏孤身不得行
要把瓊瑤嫁出門
田氏母女只得迎
虧你母女奔東京
已曾驗過無傷形
告狀焉能又復生
一脉相傳豈忍心

且把良英好好引
 田氏一旁泪滾滾
 說起河南那路徑
 從今不把謾言听
 侄兒侄女甚愚蠢
 却說趙秉蘭總是放心不下
 要將瓊瑤嫁了丈夫等田氏孤身一人
 才得安穩命媒
 婆去探問几次田氏不允也不題起許了古成璧一事
 只推說還要等女兒要兩年
 秉蘭暗將瓊瑤許與王黑蛋許他有三百銀子的賂盒與他商議
 要如此如此抬親
 方可那年又是元宵趙秉桂的週年田氏母女在灵前燒了紙錢
 田氏想起丈夫心
 中傷恻引着良英到晚上就去了
 那晚門外花燈過了一起
 又是一起瓊瑤听得鑼
 鼓响唬走出龍門伸頭去望
 只見黑暗裡闖出几个人來
 用帕子勒住瓊瑤的口抱
 上轎子細住抬起如雲飛般跑去了
 秉蘭做事真古怪
 岳在仁正在看菜
 沒非秉蘭把他害
 你到睡得好自在
 轎子去得如風快
 几步奔出大街外
 長大家園雨平分
 尊聲伯伯在上聽
 母女也是回了心
 伯伯回家請放心
 還望伯伯要看成
 武舉點頭回家奔
 母子三人樂清淨
 從前錯把謾言听
 山高水長苦難盡
 情愿在家守清淨
 油鹽柴米送上門
 空勞母女費精神
 回家要算二世
 再不與詞把狀呈
 暗責侄女礼不該
 恐怕要打偷菜台
 心中當時犯疑猜
 瓊瑤女兒受了災
 你看這事怎下台
 在仁引路趕出來
 轎子抬起如風快
 看見轎子真古怪
 回去瓊瑤果不在
 秉蘭做事良心壞
 田氏听得魂不在
 大呼秉蘭把人害
 瓊瑤轎內放悲哀
 瓊瑤聲音哭哀哀
 就喊田氏快起來
 暗地許人把親抬
 扯定八歲小兒孩
 霸搶姻親理不該

跌跌絆絆只是拐人偷風化都搞壞
 這個轎子真古怪打開轎門來觀看人命関天誰担代
 却說衆人近前伸手轎內一摸說道不好已是吊死了
 有一人道方才他在哭縱死不久即忙解下在路旁人戶中取了一杯熱茶來灌下
 田氏急忙攏上前抱住放聲大哭連忙叫喊不一刻只听得呻吟一聲甦醒轉來
 田氏將苦情細表一番衆人都有不平之意內中一人說道如今包文正又官還原職還是到那裡去告他一狀
 田氏聞知拜謝了衆人母女回到祠堂連夜收拾次日早起母子三人二下河南
 一路行程我不記我兒去歲為你事趙虎旁邊嘆口氣
 趙虎不是下賤輩二娘母女請進去田氏聞言嘆口氣
 忽然田氏染病体叫聲女兒痛心裡
 吶喊打呼趕奔來那有姻親佔住拍如何內面擺起來
 大驚小怪喊起來我們不敢再來拍
 丟了轎子齊跑開衆人上前攏將來
 看燈之人都叫在衆人不平且丟開
 新人他已不自在轎夫一見魂不在
 又說轎夫把轎抬歇下轎子把門開
 个个不平跑起來
 二下河南甚悽慘
 摘去馬糧好慘悽
 前話母親不必提
 皇天自有開眼期
 耐煩在此過時期
 仍在趙家把身棲
 噤口傷寒葯難醫
 只怕母病要別離
 仍然尋到趙家去
 這回請在別處去
 摘吊馬糧兒不慮
 為人須要為到底
 包爺陳州放糧去
 皆因母女時不濟
 病重吩咐瓊瑤女
 為你爹爹夢中語
 趙虎娘親不肯依
 君子有錢到處居
 念在二娘把鄉離
 人生禍福誰料齊
 二娘來得不相宜
 真乃禍福料不齊
 珠泪汪汪把話提
 母女二人費心机

皆因難出這口氣
 不幸包爺陳州去
 只想慢慢作道理
 闔王注定三更死
 八歲兄弟交與你
 靈柩是要搬回去
 縱然兒是女流輩
 母親你到歸西去
 兒是弱質閨中女
 傷心話長難盡叙
 趙家奶奶休憂氣
 謀事不成操煩你
 母死又要累及你
 當去金錫要贖取
 當票交與瓊瑤女
 掩殮封棺把靈祭
 却說瓊瑤將母親靈柩
 瑤託付趙虎去說將良英送與道人為徒周道人正要招个徒弟聞說大喜應允瓊

二下河南把鄉離
 母女在此等時期
 自有一日上天梯
 怎肯留人五更雞
 要念一脉同根基
 免丟異鄉好孤恹
 娘死陰魂永不離
 丟下姊弟無靠依
 怎與男兒比得齊
 人死還須早穿衣
 趙家叔叔要提携
 天大恩情要報齊
 淡薄衣棺請辦齊
 掉換銀錢好支持
 諸事周備已全齊
 瓊瑤姊弟披麻衣
 寄在真武觀中那廟內止有一个道人姓周有五十餘歲瓊

千山萬水來到此
 丟下冤仇空歸去
 不幸為娘染病休
 娘今與兒同商議
 娘死陰司不滿意
 千斤担兒擔起
 說罷一場斷了氣
 生在何處死這裡
 離鄉別井在此地
 引了八歲小兄弟
 承得恩寬留餘地
 有日回到家鄉地
 還望叔叔施恩義
 趙虎拿進當舖去
 亡人裝在棺材裡
 靈柩停在古廟裡
 姊弟終日泪悲啼

只想遇着包相爺
 旁人取笑志氣低
 妙藥不靈沒處醫
 娘死我兒受孤恹
 啣口怨氣面朝西
 切莫悲傷把志低
 瓊瑤姊弟泪悲啼
 異鄉孤魂何所依
 舉目無親好恹恹
 下跪塵埃把頭低
 母子三人把身棲
 忘了恩情是馬駝
 與我上街買東西
 換回銀錢不延遲
 靈位上面把名題

瑤乃送良英去。交與道人。良英一把扯住瓊瑤大哭。叫道：「姐姐呀，媽死了，你就要丟我呀。我要跟姐姐一路去哩。」

良英扯住不放手。滾在塵埃，淚汪汪。我不是不肯在廟上。

瓊瑤如刀刺心上。就似頑石我搓光。為姐同胞一母養。又非後母與前娘。

自小把你背背上。用功讀書念文章。願你成名魁金榜。你是爹娘後代香。

只望兄弟年歲長。謀死爹爹實慘傷。伯父二次良心喪。一派貪官受了賍。

誰知伯父良心喪。老天真無眼空還鄉。命不該死又還陽。暗搶為姐去嫁郎。

母子才把河南上。報削含冤轉故鄉。不料在此把母喪。丟下姊弟無主張。

為姐弔死在轎上。難道為姐不慘傷。姊弟同父同娘養。馬能下得此心腸。

只想遇着包丞相。才將兄弟送廟堂。皆因劬勞恩德廣。殺父冤仇不敢忘。

今日把你送廟上。兄弟在此好燒香。後來搬柩回去葬。姊弟一路轉還鄉。

為姐滿腹苦情況。師父廟裡有菓糖。姊弟分離苦難講。道人上前把他攔。

母親靈柩在廟上。你去了還來否。瓊瑤叫道：「兄弟呀，母親靈柩在此為姐的怎。」

却說良英叫道：「姐姐呀，你去了還來否。瓊瑤叫道：「兄弟呀，母親靈柩在此為姐的怎。」

麼不來。姊弟大哭而別。瓊瑤交託甚妥當。孤身回到趙宅上。

昨晚姊弟同一帳。今晚兄弟在那方。月到十五光明爽。沿夜孤燈甚淒涼。

人逢寂寞恨更長。

一更明月出東方
 二更明月照粉牆
 三更明月在中央
 四更明月映紗窗
 五更明月墜西方
 一盞孤燈空發亮
 庵堂寺院晨鐘响
 可憐一晚哭到亮
 我的良人早年喪
 只要姑娘來寬量
 多蒙恩母美情況
 趙母听说喜心上
 有日能得天眼亮
 却說趙虎宅近有一白衣庵內面是尼僧倒也僻靜瓊瑤身旁空乏與趙母商議要去教女子讀書趙母亦贊成遂到處去說有李秀才看了一遍心中大喜就一邀動共有十章去看看瓊瑤依題做起趙母拿去李秀才看了一遍心中大喜就一邀動共有十五六個女子在白衣庵內拜女先生從教讀書

狼心伯父昧天良
 父遭毒手實可傷
 父仇未報母身亡
 八歲孤弟入廟堂
 子規聲裡惹恨長
 難照愁城萬仞牆
 強對菱花整衣裳
 老身听得也悽愴
 只有一子奉高堂
 作个干女也無妨
 女兒後來永不忘
 双手扶起笑洋洋
 不作無義互心腸
 話長紙短難盡講
 不念手足同娘養
 一派賍官得銀兩
 人離故土誰欽仰
 姊弟分離痛難講
 東風不吹包丞相
 籠內金雞來三唱
 趙虎母親開言講
 姑娘暫把寬心放
 你今孤身無靠望
 瓊瑤听得忙跪上
 恩母百年歸山上
 奴與趙虎為兄長
 奴身披麻守孝堂
 多感哥哥情義長
 少說几句也無妨
 黃泉何面見先亡
 母女含冤空斷腸
 空含血淚濕衣裳
 幼女孤身宿客房
 何日雲開見天光
 佳人沿夜哭斷腸
 尊聲姑娘听言章
 老身與你慢商量
 身負含冤未完場
 口裡不住叫恩娘
 奴身披麻守孝堂
 多感哥哥情義長
 少說几句也無妨

滴水珠全傳

七

果然瓊瑤有才道 教了一堂女英豪

人人都說教得好
眾人稱讚我不表

可惜是个女多姣
光陰易混似紙燒

倘若是个男子貌
春去夏來秋過了

定去登科獨占鰲
臘梅開放雪又飄

頭頂告詞跪街道
听得人役在呼道

忙了先生趙瓊瑤
等候攔馬把狀交

就把學館來放了
誰知瓊瑤忙錯了

不報冤仇恨不消
枉在河南走二遭

却說趙苟欽回到府衙
帶上瓊瑤問他一番

知他母親已死
兄弟出家料這女子孤

將他解回原籍
氣得那瓊瑤渾身發抖

咬定牙關跟着解差
回到巴州當堂發放孤

身一人也成不起大事了
本當就此釋放

猶恐他告在包文正的手內
便分付差役

身一人哭回南庄
秉蘭聞知到祠堂來看

瓊瑤跪地放聲大哭
你的母親是傲性

秉蘭扶起從頭問
你父冤枉喪了命

四川早已來訊明
如何孤身轉回程

難道官官不清正
你的母親無踪影

苦苦興詞把狀呈
何必勞神上東京

母子三个同路奔
瓊瑤不住泪滾滾

抱住伯父大放聲
勉强隨娘上東京

都是母親太過分
去至河南遭不幸

你的兄弟那方存
三番兩次把狀呈

妙葯難醫冤孽病
留下侄女多苦命

禁口傷寒喪了生
孤身難轉故鄉村

兄弟良英愁了症
告狀好似了愿信

求神不靈斷了根
隨着公差好回程

孤身獨自好傷情
無父無母誰照應

一個兄弟斷了根

無父無母誰照應

一個兄弟斷了根

一個兄弟斷了根

一個兄弟斷了根

還望伯父施惻隱
 哭得秉蘭軟了勁
 就把巧言來安頓
 你在祠堂身孤另
 萬貫家財你有分
 光陰似箭容易混
 却說湖廣春康縣
 十月內回來收賬
 媒婆商議假意引
 銀子買點衣服首飾
 瓊瑤上轎眼含泪
 明知妃央不是對
 店中李婆陪他睡
 看見佳人容貌美
 行程三日回家內
 瓊瑤下轎眼含泪
 化堂一見形不對
 為奴你把銀錢費
 看成侄女度時春
 手把胸前口問心
 叫聲侄女放寬心
 仍然回家去安身
 與你賠奩兩千銀
 不覺來年又新春
 富商名叫張化堂
 年已四十膝下無子
 原本巴州人氏那
 探訪情願出銀娶
 個閨女為妾要當
 面看人秉蘭聞知
 與張化堂路上看
 見喜之不盡秉蘭
 得了他三百
 一個衣箱就打發
 他出門命李婆送
 去瓊瑤大哭上轎
 而去
 口裡哀哀大放悲
 不與伯父論是非
 化堂不得共一堆
 好似東海得寶回
 準備妃央效于琴
 渾身縞白把孝圍
 啞口無言愁上眉
 要學秦樓把簫吹
 越說越哭哭得很
 听得母子喪了命
 你是骨肉非外姓
 伯父與你慢探問
 瓊瑤收拾不遲延
 秉蘭將他許了人
 咽喉哽哽不放聲
 猶如涼水口內吞
 天大事兒我應承
 選個高門大戶人
 隨着伯父轉家庭
 几度笙簫遠遠吹
 路遠一時不能歸
 皆因未曾飲交盃
 在路轎馬不住催
 去請新人出轎帷
 顯顯珍珠往下垂
 口稱員外泪長揮
 施恩罷却虎狼威

滴水珠全傳

天大冤仇含腹內
生奴只有兩姊妹
冤魂不散夢中會
母女二人假推鬼
二次道台把官委
听說包爺不貪賄
包爺接呈就賤位
伯父二次良心昧
奴家吊死在轎內
誰知包爺難得會
又死兄弟年八歲
听說包爺回朝內
錯告苟欽他手內
奴父做了冤死鬼
兩重孝服無推委
要得奴家成婚配
員外今年四十歲
積德無非把銀費

說與員外細詳推
奴是女流守深閨
母女二人記幽微
搬住祠堂動官非
官官相衛得銀回
鉄面無私不怕誰
苟欽代理把母虧
要害母女不一回
母親趕來救奴歸
陳州放糧去未歸
爹娘断了香烟灰
奴家放學告二回
又將奴家來解回
女兒理當把孝圍
不孝爹娘奴孝誰
除非爹娘葬一堆
却少後代香炉灰
望得五龍把位歸

奴的父親趙秉桂
皆因伯父良心昧
李婆聞是話不對
頭次告在巴州內
三次告在省城內
母子三人辦路費
巴州與他叔侄輩
暗將媒婆來賂賄
不辭千山和萬水
母親染病把命廢
銀錢用完無使費
告狀錯乱奴失悔
伯父賣奴在府內
母死河南停廟內
奴家雖是女流輩
員外若不施恩惠
朝山拜佛求懺悔
員外若肯恕奴罪

身在洪門未奪魁
謀死我父理有虧
背地偷言怕是非
伯父用銀把官迷
仍是原案來批回
才上河南走一回
仍將母女押解回
黑夜搶奴入轎圍
又向河南走一回
停柩古廟未北回
白衣庵內訓女閨
只道包爺退朝歸
滿腹含冤訴與誰
灵柩未曾來搬回
不把冤仇化灰飛
寧死黃泉不交盃
修橋補路發慈悲
天賜麟兒中高魁

張化堂听此言泪如雨下說在了你心下自己打划夫妻們皆因是前生罪大難道說把金銀指在下巴或修橋或補路善念也大有多少男子漢反不如他就把他當貴客留在家下只說得張化堂心肺俱撞早知道這女子含冤甚大難道我張化堂也去學他我若是強成親把他欺壓我無子行的善又在那下尊一聲趙姑娘站起說話放寬心休得要眼泪巴巴張化堂說此言若還有假口兒裡尊一聲恩爹恩媽張化堂他夫妻喜在心下行好事有好報點不差

滴水珠全傳

他的妻劉氏女眼泪如麻這女子須念他孝心為大年四十只生下一个女娃為無子到處去求千打卦並未曾求得个後代香花奴的夫到不如良心存下教女兒讀書文提剪綉花把一點色心腸頃刻消化又何必費銀錢悞去娶他是這等行孝人可敬可雅這女子他必然命染黃泉罷罷罷我把這陰功積下聽你的冤情苦心如劍抽到不如拜在我夫妻膝下頭頂上老天爺定不饒他二爹娘這恩德比天還大用手來扶起了二八女娃

尊一聲奴的夫妻有句話聽他的苦情話令人酸麻夫妻們到百年歸在泉下逢庵坛遇寺院裝塑菩薩這女子負含冤情真不假行陰隲做一个積善人家劉氏女講一篇良言善話思在前想在後自己打划他伯父做的事不如犬馬我何必喪良心苦結冤家損陰隲反惹得世人叫罵權當着螟蛉女收在我家張化堂非是那牛羊犬馬你伯父心不良慢慢告他趙瓊瑤听此言即忙跪下做女兒到後來結草啣環多只為把孝女收在膝下

廿二

却說張化堂夫妻收了瓊瑤隔不幾日夢見一位官員懷抱一子口稱吾乃瓊瑤之
 父現任本郡城隍之職蒙君仗義不污孤女吾將君之善念奏上天曹君本無嗣念
 君積德命吾送一子與君以承後嗣化堂伸手來接那孩子忽然跳起化作一熊臂
 生雙翼飛撲劉氏懷中夫妻惊醒次日說與瓊瑤同去城隍廟中降香後果生一子
 取名夢熊瓊瑤降香回來偶遇白衣庵的尼僧朝了五當山來要回河南去瓊瑤留
 他到家帶李婆作伴捧了靈位化堂送銀三十兩瓊瑤拜別同尼僧一路三下河南
 路上行路如風送三下河南奔開封鞋尖脚小金蓮痛怎經雲山路重重
 天下女兒不亂動隨娘教訓在閨中每日描龍並刺鳳提針織綉勤女工
 羅幃怕惹巫山夢朱簾禁隔南海風提起奴家心酸痛二八女娃奔途中
 千萬只為冤仇重伯父圖產爹遭兇清官包爺難接踵石沉大海無影踪
 天爺有眼不中用九歲兄弟身入空他是爹娘香烟種天大冤情無處通
 母親成了南柯夢單身獨自似孤松恩父恩母情義重如今早晚在撞鐘
 奴是女流成何用三下河南投包公行到此山高聳聳不逼親來收閨中
 又將金銀把奴送坡險怎得路來通下听清泉响水洞懸岩陡坎盡尖峰
 路窄不容驕馬動野鹿啣花跑得凶路遠河南何日攏上有白鴿鳴古松
 猿猴扳菓樹枝動不辨南北與西東忽听吼聲山搖動潭水幽深隱蛟龍
 雲遮霧隱昏惘惘大樹之下歇涼風要報冤仇尚夢中突然擁出一窩蜂
 三人都說脚走痛

一般嘍囉往前湧
 搶起瓊瑤各爭勇
 尼僧李婆心悲痛
 却說這處大鹿山俱是捷徑小道
 瓊瑤搶了趙瓊瑤並行囊包裹如飛而去李婆無
 奈只得隨尼僧一路化緣度日同往河南而行那姓甚名誰瓊瑤含泪跪在塵埃口稱
 中大喜正好做个壓寨夫人問美人家住那里
 大王容訴
 說起家鄉話長久
 奴父洪門為俊秀
 母親告狀去出首
 遇着苟欽這奸狗
 強奴遠嫁偕非偶
 誰知母女時運醜
 真武觀中停灵柩
 二次錯告苟欽手
 張家娶妾為圖後
 張家夫婦多恩厚
 路經大山面前走
 要來搶劫美姣容
 措回山寨去獻功
 不想瓊瑤遭這凶
 李婆眼睛都哭腫
 三人唬得不敢動
 措起跑得叮叮咚
 口中只是叫祖宗
 雲時佳人不見踪
 四川保寧住巴州
 與母田氏效綢繆
 賊官得銀理不周
 仍將母女解巴州
 奴家吊死在轎頭
 包爺放糧在陳州
 報了冤仇搬故樓
 仍解奴家回巴州
 買奴回家抱衾裯
 姻緣改作義女收
 將奴搶進寶寨頭
 瓊瑤微啟櫻桃口
 祖上遺產多豐厚
 伯父圖產生妬忌
 再告省城不追究
 伯父二次下毒手
 母親趕上將奴救
 母親染病天不佑
 奴的兄弟年紀幼
 伯父做事真禽獸
 奴把灵位抱在手
 因此送銀與奴手
 大王坐在九龍口
 尊聲大王听從頭
 東門趙家望春樓
 謀死我父命歸幽
 母女河南走一頭
 暗搶奴家到荒坵
 二下河南把狀投
 竟在河南把命丟
 在觀為徒把道修
 賣奴湖廣把銀收
 下轎跪地訴根由
 三下河南報父仇
 高展龍目把情留

高展龍目把情留

廿三

施个仁義放奴走 結草啣环把恩酬 望祈高抬打虎手 念我瓊瑤是女流
 却說那大王問道你是趙瓊瑤可認得飛虎田豹麼瓊瑤道田豹乃是奴的舅父只
 為大開保寧府官兵捉拿至今杳無音信大王道原來是姪女婿舅相逢一場大哭
 留在山寨住了兩日田豹命人扮了客商送瓊瑤至河南囑咐一遍瓊瑤拜別而去
 到了河南仍在趙虎家中安身過了兩日尼僧李婆才至見面問起來瓊瑤說道那
 大王听我滿腹含冤心中不忍還包祇賜我一百銀兩命人送我到此衆人道姑
 娘真有神靈扶助非人所能及也瓊瑤就引李婆去真武觀中看了兄弟又拜了母
 親的灵柩次日開封府喊冤去也

包爺接住呈詞看 帶上瓊瑤問一番 三載之前見此案 田氏為夫來伸冤
 准了呈詞我遭賤 衙中還有接事官 為何三載不斷案 如今田氏在那邊
 瓊瑤泪珠如雨點 跪在法堂訴根原 只為伯父心不善 謀死我父圖家園
 母親田氏告几案 一派賍官只愛銀 不想相命官職賤 母親無奈下河南
 只想見着青天面 與我父親辨含冤 伯父二次良心變 苟欽趙爺理不端
 巴州與他叔侄面 仍將母女解回原 這口怨氣終難散 暗地搶奴許姻緣
 是奴吊死轎裡面 母親趕上救了奴 母親染病把氣斷 母女二次下河南
 怎奈天不從人願 相爺陳州未回還 等候相爺未回轉 灵柩停廟未搬還
 奴的兄弟八歲滿 學道為徒在廟間 听說相爺回朝轉 奴曾教學白衣庵
 只為無錢來安站 教訓女孩度飢寒

該因奴的難未滿
 伯父恨心不改變
 奴把冤苦對他講
 尼僧李婆同作伴
 大王強奴成姻眷
 今朝得見青天面
 並趙秉蘭父子此時古玉瑱為南江知縣一角文書命他剔骨檢驗隨同人犯進京
 不几日飛文回報十月初十夜巴州太爺趙文炳被賊殺死挖出心肝又趙秉蘭父
 子孫七人皆被賊殺死秉蘭父子心肝皆挖出牆上寫有無名帖字上寫着
 手足同根長
 孀婦把節喪
 旁觀把劍賞
 頑夫滅倫常
 不平寔可傷
 難遇包丞相
 殺死又何妨
 到處行文緝拿凶犯不獲再說南江知縣古玉瑱檢驗明白來到開封府呈上傷單
 果是鉄尺致命包文正就陞他寔授巴州又上苟欽一本罰俸三月通江閩中劍州
 三員有獎皆降職保寧府降綿州包爺吩咐瓊瑤說道你父含冤已明貪官已殺你
 伯父父子孫七人皆被不平殺死了後代已絕你引兄弟回家以承宗嗣把你母親
 靈柩搬回與你父親一同安葬人死仇散你須安葬你伯父伯兄也是理所當然好
 生侍奉伯母瓊瑤叩頭謝恩而出
 瓊瑤出了開封府回在趙家見哥哥
 仍將奴家解回轉
 賣在湖廣保康縣
 為奴冤仇未了案
 一般嘍囉來看見
 大王仁義施恩典
 差人送奴至河南
 殺父冤仇化青烟
 幸遇買主一片賢
 賜我路費下河南
 把奴搶進山寨前

為妹含冤已伸楚
金錫取回交與我
諸凡世事安排妥
真武觀內辭廟主
姐弟相逢歸故土
一路之上多辛苦
大娘王氏來接住
你們姊弟受苦楚
挖了心肝破了肚
從前道你真亡故
自今不提從前話
姐弟好比沒籠馬
後來百年歸泉下
姑娘嫁到張家下
皆因你兄罪惡大
為嫂三子死劍下
姑娘叔叔回家下
去到湖廣張家下

要搬母柩轉故廬
凡事還要勞哥哥
等候良辰把柩扶
天大恩情記心窩
好似三更夢南柯
走了高山又過河
抱住良英泪如珠
你的母親見闍羅
行兇之人肺腑酥
今日皇天吊明珠
葉落歸根又還家
一双爹娘染黃沙
侄兒侄女孝披麻
如何又得到京華
旁觀不平殺了他
只剩兩個女娃娃
恩留餘地度年華
妹把苦情說與他

哥哥與我同一路
趙虎回言事有我
拜辭尼僧和趙母
定來裝金把佛塑
李婆收拾忙不住
路上行程我不訴
伯父做事行短路
老天報應真不錯
四個孫兒同歸土
瓊瑤姐弟齊跪下
伯母娘來年高大
一無牽來二無挂
大嫂近前來言話
你的苦楚受得大
七八個人到家下
人到中年受孤寡
瓊瑤眼泪如雨下
當作義女來收下

引回兄弟接香炉
看个吉期好躊躇
回家慢慢把恩圖
引起兄弟泪如梭
隨着灵柩奔前途
且說搬喪到門閭
比那犬馬還不如
伯父伯兄被賊誅
只有你這香烟官
尊聲伯母听根芽
你今不必泪如麻
只將伯母當親媽
珠泪滾滾似地沙
可憐閨女走天涯
个个舞爪又張牙
靠着女兒是空花
嫂嫂你且听根芽
不提姻緣作爹媽

念妹身負冤情大
 包爺未曾在家下
 為妹寄住花樹下
 都像公公父子樣
 為他父子良心喪
 瓊瑤一旁開言講
 死央枕上虛情況
 一未沒得公公嚷
 却說瓊瑤回家之後
 忙請高僧超荐父母
 並伯父子孫俱是良英
 主喪一並安葬已
 畢趙虎要回去瓊瑤備下
 白銀二百以謝之
 與趙母帶送綵緞一疋
 與真武觀備五
 十兩裝塑之費與白衣庵
 輸二十兩焚獻之資
 託付趙虎順路到古成壁家中
 提叙
 姻親一行為妹等候哥哥
 回音趙虎允諾瓊瑤含
 泪送別又備禮物命岳在仁
 舅公
 往湖廣張化堂家中去
 問候岳在仁收拾起程
 岳在仁往前途奔
 化堂出來問名姓
 承蒙員外來照應
 不知何人旁不平
 又殺貪官趙文炳
 賜我路費上京華
 引回兄弟作香花
 嫂嫂還是主人家
 妹妹怎得轉還鄉
 連累三歲小兒郎
 二嫂不必泪汪汪
 過後方知是苦場
 二來丈夫不同床
 三來免把娃娃養
 道遙自在過時光
 開封府內去告下
 難道兄弟是牛馬
 二嫂出來開言講
 自古吉人有天相
 一个女兒何日長
 少年闖入風流帳
 如今二哥把命喪
 惹下牽連百歲長
 不料賊子殺一家
 強別双双去出家
 妹妹兄弟聽言章
 處處難中遇賢良
 青春少寡怎下場
 到了湖廣張家門
 在仁從頭叙來情
 提牌已到巴州城
 寸脉不留斷了根
 刮骨檢驗甚分明

滴水珠全傳

好个清官包文正
 才知良英未喪命
 些須微物不恭敬
 化堂听说多喜忻
 女兒生父喪了命
 如今將將一月正
 女兒兄弟几歲正
 張化堂听得良英未曾聘定就請岳在仁為媒將他女兒崇桂一十二歲許與良英
 留住几日。在仁告辞。化堂說道。拜上令外孫女。我夫妻緩後才來看望。這有三十兩
 銀子。權作媒礼。在仁推辞不允。只得收下。接了具帖。拜謝回家。把庚帖交與瓊瑤。一
 家甚是歡喜。却說趙虎來回信說。古成壁中了舉。不允這門姻親。叫賢妹另選高門。
 瓊瑤听得渾身冷。手把胸膛自思忖。千里姻緣一線引。年庚具帖送上門。
 百歲夫妻一言定。守身如玉待完成。閨中女兒要藏隱。本是娘裙帶一根。
 奴為爹爹冤仇恨。三番兩次上東京。河南教書一年正。趙虎哥哥姊妹称。
 伯父賣奴湖廣省。收作義女未成親。大鹿山前天伶俐。未曾失節上東京。
 包爺把奴詞狀准。南江縣裡有公文。公公檢驗回原郡。必然講叙這段情。
 因此冤家犯了病。猜疑奴家心不貞。今朝退親是本等。那知奴家是真金。
 作个章門去回信。羊毫尖上表奴心。

家財斷與趙良英

孫女姊弟回原郡

搬運母柩轉回程

難耐天高地厚情

多感員外施惻隱

特命老漢拜上門

滿面堆花笑吟吟

叫我備着轎馬等

迎請員外與安人

做了本郡城隍神

只要女兒告狀准

狂風吹散滿天雲

夫妻也要感他情

從前托兆有靈應

賜我一子接後程

可辦門當戶對人

承得老伯來探問

何勞厚礼送上門

在仁回言未聘定

如今年滿十歲春

張化堂說道拜上令外孫女我夫妻緩後才來看望這有三十兩

銀子權作媒礼在仁推辞不允只得收下接了具帖拜謝回家把庚帖交與瓊瑤一

家甚是歡喜却說趙虎來回信說古成壁中了舉不允這門姻親叫賢妹另選高門

瓊瑤听得渾身冷手把胸膛自思忖千里姻緣一線引年庚具帖送上門

百歲夫妻一言定守身如玉待完成閨中女兒要藏隱本是娘裙帶一根

奴為爹爹冤仇恨三番兩次上東京河南教書一年正趙虎哥哥姊妹称

伯父賣奴湖廣省收作義女未成親大鹿山前天伶俐未曾失節上東京

包爺把奴詞狀准南江縣裡有公文公公檢驗回原郡必然講叙這段情

因此冤家犯了病猜疑奴家心不貞今朝退親是本等那知奴家是真金

作个章門去回信羊毫尖上表奴心

風雨瀟瀟阻半途
 自是金藤倚玉樹
 寫罷封起又命趙虎送
 壁接住看了說道趙虎
 只得到他家中告與他
 父親如何居處趙虎又
 成璧終是不允寫下休
 南要到開封府去告古
 瓊瑤告狀且慢講
 那年湖廣遭乾旱
 文武告急把本見
 張化堂家心慌亂
 張氏安人開言講
 況且二家是親眷
 金銀裝作几扛担
 都來幫他抬扛担
 只為佳人命乖舛
 古成璧的心腸變
 天邀貴客到蓬廬
 那容凡鳥占喬柯
 趙虎竟至河南時
 古成璧新中進士
 高門為配我已居
 心另娶原書帶回
 趙虎
 飛虎田豹造了反
 搶了几州並几縣
 因為西梁賊子叛
 大鹿山中賊子叛
 去在趙家奴住站
 化堂听得把頭點
 左隣右舍要逃難
 他們搬家我不講
 已曾受盡難中難
 真金那怕火來煉
 百兩定成鳶鳳窩
 準備佳期渡銀河
 趙虎呈上書信古
 成
 聚集嘍囉萬餘千
 又得人馬八九千
 十二寡婦未回還
 不日人馬到此間
 難道女兒不喜歡
 安排收拾搬四川
 怎奈身上沒盤纏
 又說瓊瑤下河南
 要做好人難上難
 樹正何愁日影偏

滴水珠全傳

水不乾來石不現
 自作呈詞自打點
 文書到了內鄉縣
 一路之上自打算
 我今去把包爺見
 古成璧來把禮見
 你們二人是姻眷
 此女為父報仇怨
 孤身弱女美容面
 包爺听得把頭點
 若有差遲另擇選
 小女若是有虧欠
 不明不暗回家轉
 是真是假自打算
 瓊瑤听得臉色變
 包公听得怒滿面
 此女若是真心現
 包爺祝告說一遍

跳在黃河亦枉然
 開封府內叩青天
 古成璧來看一番
 這個女子寔難纏
 叫他丟醜在眼前
 包爺命他坐旁邊
 魚故休妻為那端
 三番兩次下河南
 怎把名節保得全
 就把瓊瑤問一番
 自有高門結良緣
 命不留今早投環
 死在黃泉心不甘
 法堂之上非等閒
 人人都講包青天
 金盆打水在面前
 血滴金盆要成團
 吩咐左右把指找

心中疑他有虧欠
 包爺接住呈詞看
 隨着公文不遲慢
 修書許他另擇選
 到了開封手本見
 帶到瓊瑤跪下面
 進士開口說一遍
 又嫁湖廣保康縣
 我是頂天男子漢
 進士與你退姻眷
 瓊瑤眼淚如雨點
 還望青天來判斷
 包爺上面把話勸
 現出醜來不好看
 斷過多少無頭案
 法堂之上擺香案
 此女若有差遲念
 兩手中指都找遍

因此佳人心不甘
 一角文書出府門
 坐乘小轎到河南
 如何將我告到官
 包爺接住就叫傳
 包爺座上便開言
 尊聲丞相請听言
 又被草寇搶上山
 馬能娶這敗柳殘
 怕你名節不能全
 口口聲聲叫青天
 要與小女辨含冤
 趙氏瓊瑤听心間
 辜負孝心大如天
 如何此案來作難
 包爺躬身祝告天
 血散金盆命不全
 血滴金盆顯顯圓

包爺見得笑滿面
包爺就請進士看
包爺說道且遲慢
包爺跪下奏一遍
命他官誥進宮院
天子一見笑滿面
聖上龍心大喜封為御女
璠口稱父王國母叩頭謝恩
禮後叙夫妻之情一道聖旨諭保寧府與宮主蓋造節孝宮院
亂文武告急朝中無將宋王不樂瓊瑤奏道女兒無功受恩無可圖報願托父王洪
福前去招安反寇宋王言道兒是女流怎麼去得瓊瑤奏道那反寇是有仁有義之
輩從前把兒搶上山崗女兒告以含冤他仍然放了女兒只望父王一通召見赦旨
救了叛寇已往之罪女兒不用一兵一將包管招安回朝與父王保定江山宋王大
喜命古成壁捧赦旨隨宮主前去招安半副銜駕送出午朝門女子招安誰不爭看
正是女中君子閨閣少婦稱英雄天下稀

此女孝心感動天
古成壁來跪上前
老夫還要奏金鑿
宋王天子喜龍顏
瓊瑤打扮似天仙
正宮娘娘心喜歡
滿堂衙役齊嗟嘆
既是此女真心現
宮中去把天子見
娘娘所說要召見
包爺引他進宮院
頃刻傳說布河間
情願領回結姻緣
金盆捧珠御駕前
他要看看女大賢
瓊瑤下跪御駕前

滴水珠全傳

二十一

女子招安人尊仰
路上行程不須講
知道瓊瑤見皇上
前來到湖廣賊營房
分付接進中軍帳
都向宮主稱娘娘
田豹接帖看端詳
甥舅相逢說一場

田豹問道。侄女前去河南。因何得見皇上。瓊瑤說道。舅父不知。侄女蒙舅父遣人送至河南。得遇包爺。狀已告准。不知何人殺了貪官。並伯父子孫七人。侄女引兄弟搬母親靈柩回家。同父安葬。母親從前將侄女許與古成璧。他今新中進士。恐侄女名節有虧。寫下休書。退悔姻親。侄女不甘。仍告包公。侄女當堂撻指。滴水血盆。顯顯成珠。包公奏聞皇上。將侄女收為御女。封為節孝宮主。欽賜古成璧為翰林。宮中成配。聞舅父起兵。文武告急。侄女在金殿誇下海口。能來招安。想此間落草為寇。終無了期。倘十二寡婦回朝。大兵一至。化成灰飛。豈不辜負了蓋世英雄。上不能在朝奉君。下不能在家養親。豈大丈夫所為乎。不如歸順宋王。自不失封侯之位。二來外婆在堂。無人侍奉。須念生身為大。古言說得好。人生何伴最為上。臣報君恩。子孝堂。侄女蠢言。望舅父採納。田豹言道。侄女之言。亦是有理。但為舅的頭次。大開保寧府。殺壞許多官兵。二次因听得侄女苦楚。故暗度巴州。殺死貪官。與東蘭父子孫等。三次又開了湖廣十餘州縣。有此莫大之罪。如何見得皇上。瓊瑤所說。方知伯父子孫。是舅父所殺。便說道。侄女請來三道赦旨。只要舅父傾心歸順。已往之罪。一概赦除。即命古成璧捧旨進營。跪听宣讀。已畢。田豹謝恩。安排酒宴款待。即將寨內所有金銀分賞眾軍。諭令有願為兵者。隨我受招安。不願為兵者。自去歸農。眾軍叩頭拜辭而去。僅有一千餘人。願隨左右。即刻焚了寨柵。隨着宮主起程。齊往河南而來。

回朝見了宋皇上。宋王天子喜非常。果然女兒智謀廣。招安反寇轉朝廊。

田豹來在金殿上。自己細綁見君王。宋王殿上開言講。如何細綁入朝堂。

瓊瑤雙膝來跪上
 大鬧保寧犯了上
 蒙他施恩把兒放
 興兵又去鬧湖廣
 從前他不把兒放
 從前罪過赦不講
 田豹叩頭謝皇上
 却說四川保寧府奉旨起造節孝宮刻日完成宮門前建立節孝牌坊門上書御女
 節孝宮功成回旨宮主上殿宋王言道為父王也沒甚麼打發每年在巴州領官銀
 一千為脂粉費瓊瑤叩頭謝恩又把趙虎張化堂奏上一本皇上賜趙虎中軍之職
 在開封府効力賜張化堂品級四品員外賜趙良英蔭父修職又賜半副銜駕喝道
 還鄉瓊瑤夫妻謝恩出朝拜辭包公並趙母趙虎那趙虎遠送一程田豹也告假還
 鄉奉養母親瓊瑤夫妻沿路有官員迎送自不必說回到巴州進了節孝宮拜謝皇
 恩滿堂親眷齊來拜賀相會張化堂已搬來兩月在祠堂居住瓊瑤投出官誥化堂
 謝恩趙良英蔭父頂戴皆謝了恩瓊瑤姊弟與坟祭祖官員來賀田豹同母親皆至
 大宴三日始散瓊瑤託張化堂就在祠堂居住料理神主後請回家中趙良英十四
 歲上與張崇桂小姐拜完花燭古成璧未出仕與瓊瑤宮主偕老百年生有二子皆
 拜天官話難盡叙

民國三十七年春季

版權所不翻
多許已

編校者

金鏞文書局

印刷者

惜陰書局

地址：上海山東中路尚仁里

分發行者

各大書局

7/ 1/ 1
10 2 3 4 5
(1)